

枫哥品性之三

性与经济

张枫◎主编



YZLI0890145654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枫哥品性之三

性与经济



YZLI0890146664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与经济 / 张枫主编.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 11

(枫哥品性)

ISBN 978-7-5491-0269-3

I. ①性… II. ①张… III. ①性学—关系—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①C913.14-49②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2211 号

性与经济

张枫 主编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3000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新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3.125

字 数: 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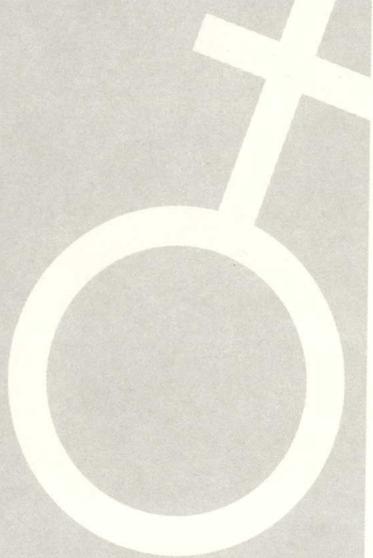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 (020) 83000502

网址: <http://nf.nfdaily.cn/press/>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枫哥品性》编委会
《性与经济》

顾 问：顾作义

主 编：张 枫

副主编：陈义平 陈广腾 黄效德

编 委：刘占峰 郑子谦 雷静波 周洪威

陈微尘 陈 枫 戴平光 文明哲

邵 筠 周 黎





序

性的经济色彩 / 1



上篇

中国第一家妓院的产生 / 8

“流氓”歌手会赚钱 / 12

从“亚当夏娃”到性文化节 / 17

二奶打造“小香港” / 21

代孕，肚皮衍生的商机 / 25

艳照门里的性名誉策划 / 29

丹霞山两块石头背后的旅游经济 / 34



下篇

- 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经济 / 40
- 从隆胸到“拆弹”看美容热 / 44
- “裙边理论”与经济周期 / 48
- 《花花公子》的商业传奇 / 52
- 现代“美女经济” / 56
- 比百老汇还主流的成人娱乐业 / 60
- 假日经济与爱情旅馆 / 64
- 人口贩卖与色情产业 / 68
- 网络游戏中的性 / 72
- 高级应召女郎的经济学 / 76
- 经济萧条，避孕套走俏 / 80
- 偷情者的经济账 / 84
- 价值480万欧元的性爱影片 / 88

性的经济色彩

□张枫

对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人们大多都是从精神层面去理解的。如果我们纯粹从字面去解读，那么这句话无非是说爱情的价格比生命的价格更高，或者可以庸俗一点认为，为了获得爱情所花费的金钱要多于为保存生命所花费的金钱。当然，这样的说法显然不符合人们对于生命、爱情两者间性价比的态度。虽然我们时常听到有人为爱殒命的新闻或故事，不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套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每一单位爱情对生命的边际替代率为零——也就是说，没多少人会真的为获得爱情而愿意失去自己的生命的。

用金钱这样具体的对象来衡量爱情这种抽象对象，也许就相当于英国哲学家赖尔所说的“范畴错误”，那么拿金钱来衡量性呢？这似乎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便真的可以用钱来衡量性，这样做岂不是很不道德吗？毕竟，把与爱

情紧密相关的性如商品一般地看待，觉得有钱就可以拿来消费，且多多益善的话，这未免太无耻。所以《旧约·箴言》中上帝就说：“不可与妓女和外邦女子结交，因为妓女是深坑。”他还说：“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

话说回来，上帝反对人们结交妓女原来也是出于妓女会让人浪费钱财这样功利的原因，可见古人便已经意识到性是可能成为商品被用于交易的，有着经济的色彩。对于借助考察不发达民族来研究人类原始社会的人类学家来说，发现性具有商品的属性并不稀奇。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就在其名著《野蛮人的性生活》中谈到了“爱情的商品特点”，在论述特罗布里恩特岛上男女的性生活时说道：“在每一例爱情过程中，男人必须经常给女人送小礼物。在土著看来，单方面的付出，是不证自明的。这个习俗暗示着，即使在相互依恋的情况下，性交也是女性为男性所尽的义务。正是这样，根据交互或授受法则，它必须得到回报，这个法则渗透了部落生活，因而，每个礼物、每个义务和每个好处，都必须等价回报。”对于想不给礼物而与女孩性交的男孩，女孩会说：Gala buwam, apayki（“你没有什么报酬给我——我拒绝”）。

在远古时代，男性为获得性所付出的可能只能算礼物，毕竟上文中的姑娘也是在自己愿意与别人性交时才会索要礼物。按照马林诺夫斯基另一部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对“库拉圈”（Kula ring）的研究，土著居民收取礼物一来并不为了自己长期占有，而是为了将来能继续与其他人交换礼物，二来也不强制要求礼物是等价交换。然而当人类进入了私有制社会，性与妇女的肉体终于大规模地成为了商品。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自发组织的私人妓女，《史

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这些赵女郑姬精于打扮，善于歌舞，兼善媚术，色艺俱佳。为了金钱她们不惜出卖肉体 and 色相，有时甚至长途跋涉“上门服务”。

而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卖淫活动则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的两河文明。古巴比伦的典籍如史诗《吉尔伽美什》，还有寺庙遗址中的壁画表明，妓女是巴比伦神庙中的重要职业；在西方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了这种圣职妓女：“每一个巴比伦女子在一生中都必须去一次阿佛洛狄忒神庙，坐在那里，和陌生的男子交合……一旦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那就只能等一名男子将银币扔到她的裙上，将她带出神庙与她同卧之后，她才能重返家中。扔下钱币后，那名男子必须说：‘以女神阿佛洛狄忒的名义’。”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卖淫活动甚至被宗教领袖们利用来聚敛大笔财富：在古罗马皮尔吉港的阿斯塔特神庙附近曾有一排小房子，经考古学家证实，小房子是附属于神庙的妓院。在“世界官妓之父”——齐国的管仲开设“女闾”约半个世纪后的公元前594年，在遥远西方的雅典城中，执政官梭伦也建立起了西方第一家国家妓院。

梅因在《古代法》中留下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然而这也意味着人身也可以成为甚至只能是契约的标的；黑格尔则在《法哲学》中说“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然而对于身无分文、缺乏财产的人来说，获取这自由的定在

的唯一途径恰恰就是出卖他的身体。出卖身体的甚至已不仅仅是妓女，婚姻家庭关系也暗藏着经济关系。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如贝克尔、波斯纳等发扬了他们经济学的传统，将包括婚姻、卖淫等性学的内容，放在了经济学的显微镜下。

贝克尔在其著作《家庭论》中，别出心裁地构造出了一个婚姻市场，他认为，男女双方做出结婚的决策条件是结婚后各自的收入大于单身时的收入。贝克尔还认为在一夫多妻制中，由于妻子的生产能力（包括其物质生产和子女生产）存在着边际递减的现象，因而男性对妻子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而不同的男性由于占有不同数量的资产，对于女性具有不同的吸引力，因而会出现富有男性拥有数个妻子，贫穷男性却单身的现象。

国内某著名经济学家曾宣称婚姻乃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还有人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计算结婚的直接成本：假设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工作40年的总收入是48万元。48万元一半自己用，一半拿来跟妻子换一生中“性供应”时期的4600次床事，那么平均每次也就是52块多。据此还可得出结论：富人更容易包二奶，因为按照上述逻辑，一个终生收入460亿元的亿万富翁如果不包养情妇，那么每次和妻子上床的“成本”就会高达500万元，那何不出去包养二奶、小三以降低“每单位性交的成本”呢？且不说这样的逻辑是否能通过统计检验，这些性的供求理论中本身就暗含着一个秘而不宣的社会观念：男性是性的消费者，女性则只是性的生产者，女性像商品一样被买卖，无论她是妓女还是妻子。这样的社会观念正应了恩格斯所说的“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

当然，如果我们不把性的因素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而只是作为其他经济现象的代理变量，那么经济学家们还是可以从挖掘到不少有趣甚至有用的东西，如讨论经济周期、股票波动与妇女裙长的“裙边理论”。而接受了复杂的统计学训练的现代经济学家们则可以从数据中挖掘出更多性与经济间的复杂关系。譬如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教授魏尚进等就曾在2010年发表论文《国际收支失衡的性别比例失衡模型》，指出由于中国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导致储蓄率上升，进而导致中国国际收支账户失衡，这一因素能解释超过50%的中国国际收支盈余的产生。看来如果经济学界能涌现更多这样的研究，那么对性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也许就不会仅仅是饭后谈资、床头夜话，还可能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



篇



中国第一家妓院的产生

在很多明清电视剧中，剧组所搭建的妓院场景都有神龛。至于神龛上供奉的是谁，观众不会细究。有谁愿意被供奉在那样一个地方当妓女神呢？殊不知，这位妓女神正是伟大的政治家管仲！管仲是第一个创办官方妓院的人，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还要早50年以上，也有人称管仲为“世界官妓之父”。

政治家办妓院，看起来有点让人匪夷所思。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丞相，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担。为维持生计，管仲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丞相，被后人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不愧为第一相，他不仅在国事上辅佐君主，在“房事”上也替君主考虑周全。在齐桓公住所中，管仲设置了相当数量的“女闾”（其实就是妓女居住的馆所，也就是后世的妓院），同时开办了两个市场，共有两百余名妓女，齐桓公经常披头散发地与妓女厮混，享受之后，他也会将一些官



▲管仲是第一个创办官方妓院的人，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还要早50年以上，也有人称管仲为“世界官妓之父”。

妓恩施给士兵们。

据史料记载，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间，尽管当时齐桓公掌管的齐国已经是诸侯霸主，可惜经济并不发达，管仲推出女闾制，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齐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身兼要职的管仲不得不走的一步。

资料证明，管仲创办妓院的目的有三：

第一，招财引才。管仲建立妓院的目的就是为当时的齐国招商引资。数量庞大的妓院不仅刺激了消费，而且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为齐国成为一方霸主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管仲为让齐桓公能够称霸天下，也充当了“猎头”的角色，他试图借助女闾中的美色吸引四方人才，为当时齐国的发展献计献策，所以管仲办妓院，可谓一箭双雕，促使齐国人财两旺。

第二，注重百姓“精神建设”。当时“家妓”或者“私妓”已经在民间暗露苗头，很多皇亲国戚、高官贵族、士大夫以及富豪乡绅都可以在府宅私藏大量绝世美女，让很多普通百姓眼红，更有一些没有能力娶妻生子的男子举动过激，引发社会问题。所以管仲将一部分官奴聚集在一起，服务于民众，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第三，善解“主”意。据古籍记载：“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齐桓公原本是一个好色之徒，后来有了鲍叔牙、管仲的协助之后，就开始无心打理国事，整日混迹在女闾中。管仲在体恤民情的同时，也为齐桓公的好色提供了便利条件。

管仲的这项举措，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一时妓院大兴，为日后汉武帝创立营妓制度建立了扎实的基础。因此，后来的许多青楼都把管仲奉为神明，日夜敬拜，企求生意兴隆。

【枫哥点评】

在西方，女色与金钱一样都被视为“资本”，利益群体可以利用彼此手中的资本进行交易，从而促使资源的流通，达到资源最优化、利益最大化。中国第一家妓院的产生也是符合这个规律的。管仲只是将已有的资源从齐桓公的宫殿搬到了市井小巷，但带来的经济效益却是巨大的。不过该灭亡的还是要灭亡，毕竟美色撑不起江山，妓院兴旺带不动国富民强，只有发展生产力，才是硬道理。

